



▲战斗英雄杨育才。

◀志愿军68军203师607团围攻南朝鲜军首都师指挥所。

奇袭白虎团的领军英雄杨育才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康鹏

作为“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舞台艺术优秀剧目展演”剧目，山东省京剧院排演的现代京剧《奇袭白虎团》10月22日至23日在北京开演。《奇袭白虎团》的故事取材于朝鲜战场上的真实事迹，侦察英雄严伟才的原型，就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8军203师607团侦察排副排长杨育才。

这场惊心动魄的战斗背后有哪些细节？严伟才的原型杨育才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？20多年前，记者曾对杨育才进行过采访，他的传奇战斗经历一直历历在目。

13人组成奇袭小分队

杨育才是陕西勉县定军山镇杨家山村人，1926年生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。解放战争时期，国民党军队抓壮丁，杨育才被抓到阎锡山部队的一个团部当了传令兵。

1949年3月，杨育才所在部队被解放军捉了俘虏。杨育才苦大仇深，当即加入解放军。1950年底，已经入党的杨育才随部队入朝作战。刚入朝，由于地理环境不熟，团里决定成立侦察股做先遣队，侦察地理地形和敌人动向。在选拔侦察员时，连长特地推荐了杨育才，说杨育才臂力过人，善使机枪，而且胆大心细，最适合做侦察员。

此后，侦察员杨育才多次只身赴敌营抓“舌头”，搞情报，立了几次大功，团部任命杨育才为侦察排一班班长。

1953年6月8日，中美双方终于达成“关于战俘遣返问题的协定”，向和平迈进了一步。然而就在6月18日，南朝鲜的李承晚集团却扣押了南朝鲜人民军2.7万名战俘，企图破坏停战和谈。为配合停战谈判，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和南朝鲜人民军领导经过共同研究，决定在金城前线发动一次夏季反击战。

杨育才所在的68军203师607团是金城战役的攻坚团，对面的守敌是李承晚的王牌军——人称“白虎团”的南朝鲜首都师第一团。南朝鲜首都师是李承晚军队中的“精锐师团”，而首都师第一团又是首都师的“王牌团”。

志愿军准备在7月13日向李承晚军队阵地发起进攻，203师负责攻歼白虎团。白虎团配有机甲团的1个营、4个炮兵营和大量的纵深炮兵和航空兵支援，再加上美军的参战部队，战斗力非常强悍。如果贸然对这样坚固且火力凶猛的阵地发动进攻，伤亡必然非常惨重。203师首长经过研究决定：由607团派一个侦察班，利用敌军兵种混杂、各不熟悉、战况混乱的空子，采取化装袭击的手段，直捣敌人心脏，奇袭白虎团团部指挥中枢，以配合我主力部队全歼守敌。

这一重要任务决定着整个战

役的胜败，607团团长选中了副排长杨育才担任侦察班班长。杨育才挑选了10名智勇双全的侦察员，还调来两名做翻译工作的朝鲜人民军联络员——韩淡年和金大柱，组成了13人的奇袭小分队。这支奇袭小分队，以后也被称为“化袭班”。

杨育才身材魁梧，穿上美军军服，戴上美式钢盔，脚蹬大头皮鞋，化装成美军顾问，其他12名队员全部换上南朝鲜军队军装，化装成护送“美军顾问”的李承晚伪军。每个队员都配备了手枪、冲锋枪、手雷和手榴弹。

抓获逃兵审出关卡口令

1953年7月13日21时，志愿军向敌军发起突然进攻，金城战役打响了。同一时间，杨育才率领的化袭班也出发了。侦察员们在主力部队炮火的掩护下，踏上了直插二青洞的公路。随着越来越深入到敌人的腹地，他们发现，狡猾的敌人警备异常严密，在前面设有重重岗哨。杨育才想：最好能逮住一个“舌头”，问出敌人的口令。

在公路上行进的过程中。杨育才借着敌人的照明弹习惯性地回过头检查队伍中是否有人掉队，惊奇地发现队伍后面竟然多了一个人。杨育才悄悄命令身边的朝鲜人民军联络员韩淡年去查个究竟，韩淡年走到队伍后面，趁他不注意一把夺过了那人手中的枪。原来，这是一个南朝鲜军队的传令兵，被志愿军强大的炮火吓破了胆，为逃命溜出了工事，逃跑时恰巧遇上了化装成南朝鲜军的化袭班经过，还以为是自己人撤退了，就糊里糊涂地跟在化袭班后面往前跑。

韩淡年很快盘问出白虎团团部的情况，这个传令兵还交待了当晚敌军的口令是“古伦姆”“欧巴”（朝鲜语“云”“雹”的意思）。

处理完俘虏，化袭班在行进过程中，发现有两名南朝鲜士兵走了过来，正是对照口令的好机会。杨育才让韩淡年首先问敌人口令，韩淡年高喊一声：“站住，你们是干什么的？”敌军怯生生地回答：“我们是游动哨。”“口令？”韩淡年问，敌军马上回答：“古伦姆”，韩淡年接着补上“欧巴”。口令对上了，化袭班与两名敌军游动哨擦肩而过。

两名敌军游动哨的回答证实了俘虏交代的口令属实。化袭班顺利通过了敌军的岗哨。

利索打掉白虎团团部

白虎团团部位于二青洞西南山谷内，四周全是悬崖峭壁，只有一条小路纵贯整个山谷。14日凌晨2时40分，化袭班插至白虎团团部所在铁丝网外围。发现团部是由铁丝网围起来的，团部门前停着大小30多辆车。团部中间有三排木房子，对面山沟左侧是警卫排。木板房里

有一间大房子是会议室，里面灯火通明。当时，白虎团团长崔喜寅正与赶到此地的机甲团长陆根珠、首都师副师长林益淳以及其他军官在商量增援一线部队的对策。

杨育才把化袭班分成四个战斗小组，从四个不同的方向向敌人猛烈开火。“哒哒哒！”第一小组首先向警卫排发起了攻击，听到枪声，杨育才大喊：“狠狠打！”顿时，子弹、手榴弹向哨兵、汽车、木板房飞去。白虎团团部里到处是枪声、爆炸声。杨育才带领两名战士堵住会议室门口，往会议室里投进了几颗手榴弹，随着两声巨响，顿时灯灭屋塌。正在开会的敌军军官根本没有想到我军侦察员会直捣团部，毫无防备，大部分敌军军官被打死。

对混乱的敌军进行的围歼中，敌机甲团长陆根珠当场被击毙，敌军事科长、榴炮营副营长等人被俘虏。白虎团的那面白虎头的军旗，也被化袭班缴获。接着，化袭班又炸掉了附近的油库、弹药库，把白虎团团部搅得天翻地覆。

团部一垮，整个白虎团全线崩溃。首都师副师长林益淳在逃出白虎团团部后，被我另一个侦察化袭班俘获，成为志愿军俘获的最高级别的南朝鲜军队军官。14日中午，首都师残兵败将撤到后方。一夜之间，他们负责死守的10公里宽、纵深8公里的防线丧失殆尽。而令人惊奇的是，杨育才的化袭班13个人，只有一人受了轻伤。

京剧《奇袭白虎团》里有这样一个情节：跟在化袭班后面的那名敌军传令兵被抓获并审问出口令后，侦察员们把他捆起来堵上嘴放到了山洞里。杨育才后来在接受采访时却说，把俘虏捆起来塞住嘴放在草丛中隐蔽起来，在战场上其实是不可能的。真实的情况是，在审问出白虎团有关情况以及口令后，这个传令兵随后就被侦察员用匕首刺死了。谈及此事，杨育才说：在硝烟弥漫、血肉横飞的战场上，任何一个细节处置不当，都会使战斗结局发生逆转，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。当时没有办法，必须杀死他。否则，这个敌兵一旦逃脱或者被其他敌军发现，说出化袭班的情况，整个奇袭计划将功亏一篑。战争的残酷性由此可见一斑。

这次传奇般的特种作战行动打乱了白虎团的指挥体系，有力地配合了大部队作战，为金城反击战取得最后的胜利做出了突出贡献。1953年7月27日，以美国为首的“联合国军”和李承晚政府在停战协定上签字。奇袭白虎团成为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极为精彩的一仗。

为表彰杨育才及所率侦察班，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给杨育才记特等功，1953年10月杨育才被授予“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级英雄”称号。侦察班缴获的白虎团的“优胜”虎头旗也收藏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，成了白虎团惨败的历史见证。

齐鲁晚报·齐鲁壹点记者 许建立

“掬水月在手，弄花香满衣。”近日，文学纪录片《掬水月在手》正式上映，该片聚焦中国古典诗词大师叶嘉莹的人生经历，是叶嘉莹唯一授权的传记电影。在这部纪录片的导演陈传兴看来，《掬水月在手》与之前的《郑愁予·如雾起时》《周梦蝶·化城再来人》一起构成了“诗人三部曲”——郑愁予是诗与历史，周梦蝶是诗与信仰，叶嘉莹是诗与存在。

陈传兴，1952年出生于台北。地图，星夜，礁岩与浪，他们在岛屿写作，在时间的尺上镌下刻度。2011年4月，6部以“他们在岛屿写作”为主题的文学纪录片同时上映，文学的心跳与电影，在海峡两岸引发关注。截至目前，该系列的13部文学纪录片，保持了较高的网络评分和口碑，“岛屿”系列也成了陈传兴文学纪录片的代表作。

诗词拯救了她，她复活了诗词，这是96岁叶嘉莹先生的文学生命概括。提到《掬水月在手》时，陈传兴说叶先生一直以传播中国古典诗词为己任，“无论在怎样困难的环境下，也要把好的东西一代代传下去。”

作为导演，对于纪录片的“初心”，陈传兴在极力探讨“叶先生跟中国诗词史、中国诗人的大的生命河流之间的相互尊重和呼应”。应该说，这样的初衷延续了“他们在岛屿写作”的精神内核。

2015年迦陵学舍落成，一座中式四合院，东邻南开现存最古老的建筑思源堂。2017年，《掬水月在手》开拍，大部分场景在迦陵学舍拍摄。

“捧起一把水来，天上的月亮就倒映在水中。水里的光影离你很近但又离你很远。我觉得天下的美都在于一种‘距离’，在你的想象之间，可望而不可即。”叶嘉莹这样解释“掬水月在手”。

《迦陵谈诗》《迦陵谈词》是陈传兴上大学时的必读书目，也是那个时代文艺青年必读的两本书，而且要进入中国诗词世界，也是必读的。在他看来，这些年叶先生在推动诗教，推动诗的传承，而当下对诗而言是不利的，包括阅读、欣赏和写作，面对艰难的状况，她还是以一种使命感来推动。

文学纪录片，自然离不开对文学的讲述。但观看《掬水月在手》时，我们仿佛看到了陈传兴有意搭建的一座文学之外的迷宫，发生了“一千个观众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”的奇特景象。

对纪录片本身的解读，特别是影片中大量空镜运用，从寺庙到古迹，从壁画到浮雕，看似无意又实有所指，有人对这种拍摄剪辑手法津津乐道，也有人认为这导致了人物主角与影像叙事之间的割裂。其实，纵观叶嘉莹的人生经历，从大陆到中国台湾，再从中国台湾回到大陆，是古典诗词陪伴她度过了人生的艰难岁月。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说：“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。”拍摄纪录片时，陈传兴的脑海里时常会闪过马尔克斯的《百年孤独》，他说，“这何尝不是一个百年孤寂，一个中国版的，一个诗人的百年孤寂。”

谈及文学纪录片，陈传兴意在空间影像上，借用回溯，尽量接近诗词的意境。他说，在纪录片结构里，有一个很核心的问题，我们是不是能够回到古诗词的那个时候，虽然大环境变了很多，但很多古迹没有变，石雕在那里，铜镜在那里，敦煌的壁画也在那里。

诗意电影，这是陈传兴想要表达的。“空间上采用传统的胡同和四合院，音乐上就用《秋兴八首》贯穿，这样电影的整个结构就贯通了。”

对很多人来说，陈传兴最为人所熟知的身份是纪录片导演，随着《掬水月在手》公映，他的“诗人三部曲”终章引起巨大反响。其实在导演身份之外，陈传兴更是摄影家、作家、学者。

近期，与纪录片《掬水月在手》一同亮相的还有《岸萤》，这本书被称作是陈传兴的精神自传，集回忆录、思想史、电影述评、摄影评论于一体，语言绵密铺陈，思维超脱跳跃，甚至连封面装帧和内页设计都别具一格。18万字全部是他用钢笔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，花了5个多月时间。“钢笔尖都写坏了，但我很享受墨水写完后，急迫想要汲取墨水继续书写的快感。”但从阅读体验上，《岸萤》是有一定的阅读门槛的。

在《自序》中，陈传兴写道：《岸萤》追忆漂泊于异国他乡青年成长叙事，八个篇章，八个文本国度，映照昨日残影，重写波斯人信札。

作为留学法国的文化先行者之一，陈传兴1976年去到巴黎，在巴黎住了10年，直到博士毕业。留学岁月里，陈传兴徜徉在巴黎的艺术氛围中，感悟着时代的洪流，他收集并记录下有关哲学、艺术、影像的种种印痕，并在之后多年深耕于影像的探索和实践。

对于影像和文学之间的穿梭，陈传兴曾说，文字和影像的跳跃，像在玩跳房子的游戏，“文字和影像是我的两只翅膀，靠着这双翅膀我能在诗意的天空飞翔，甚至得到某种程度的超越。”

一部纪录片可以概括叶嘉莹的人生，但不能讲述叶嘉莹的全部。从“诗与存在”角度看，超越纪录片，透过空镜头的诸多意象，导演陈传兴所传达的是诗意的栖居，是中国古典诗词的整个世界，也是诗人世界的存在。

